

## 光荣时刻·致敬老兵

## 【董成森】

战期间,与日寇浴血奋战,多次负伤。  
14岁时为各村八路军通风报信,15岁入伍。抗  
1926年生,现居平度市南村镇前双丘村。

平度版王二小  
机智送信躲日寇盘查

本报记者 宋祖锋

在平度市南村镇前双丘村,89岁的董成森依旧精神矍铄。

1926年,董成森出生在平度南乡一个贫穷家庭。6岁时母亲被匪徒掳走,父亲被打成重伤,这促使年幼的董成森立下了从军平乱之志。11岁时,董成森带着弟弟一路逃荒到青岛。1938年日军占领青岛后,开展所谓的中日亲善,年满12岁的孩子都能免费到日本学校读书。董成森拒绝入学,毅然回乡放牛。

14岁时,董成森参加了平度县八路军武装委员会,借扛活做工的机会,为各村的八路军通风报信。

为了将密信安全送到八路军手中,董成森将信件用手捻成一撮,拴在牛尾巴上或者放在牛耳朵里。有一次,董成森准备去区中队送信,为了不被敌人发现,他牵着牛沿着河沟走,当他走到一座土桥上时遇到几个日本兵盘查,14岁的董成森面色平静,没有露出一丝胆怯,日本兵将他全身搜了一遍,没有任何发现。其中一个日本兵恼羞成怒,朝着董成森大喊了几句,然后用鞭子朝牛身上狠抽了一鞭子,受惊的黄牛拖着董成森向前狂奔,董成森逃出虎

口,有惊无险地将信件安全送到区中队。

一年后,闻听八路军部队就在附近,从小就想当兵的他前去寻找,最终参加了八路军平度县大队。

“从入伍那一天起,就没想着能活着回来。”董成森回忆,入伍后,他跟着部队打游击、拔据点。1943年,为拔除平度兰底的一个鬼子据点,董成森差点牺牲。

当时,三拨战士向前冲锋,董成森在后方用机枪压制敌人的火力。一发炮弹在他身边不远处爆炸,卧倒躲避的董成森忽感右腿一阵剧痛。原来,弹片在他的右大腿处剖开巴掌大的一块肉,顿时血涌如注。从战场上下来后,董成森住了三个多月的院才痊愈。

1944年的一天,董成森和战友突袭驻扎在兰底的300多名日军时,再次被敌人击中腿部,但他坚持作战,直到体力不支才被战友搀扶回去。此次突袭消灭日军100多人,而我军无一人牺牲。

因为作战英勇、团结战友,董成森光荣入党。1958年,董成森复员后,被安排在济南钢铁厂当干部,后来他在厂里带头放弃干部身份,回到家乡干大队书记,带领全村人埋头苦干、发家致富,一干就是30年。

## 【李修山】

对驻城日伪军进行袭扰战,挫伤敌军士气。  
1945年初入伍,加入平度县白沙河第五区队,  
1927年生,现居平度市白沙河街道西白沙

深夜搞袭扰战  
让敌军睡不着觉

本报记者 宋祖锋

“我父亲身体挺好,还能自己做饭,收拾卫生。”日前,在平度市白沙河街道西白沙村,村民李玉考说,父亲李修山虽然已88岁高龄,但身板还算硬朗。作为一名抗战老兵,两个多月前,李修山接到参加“9·3”抗战阅兵式的邀请,激动得一宿没睡。

“小时候经常看到日本兵屠杀老百姓,想参军,但年龄不够。”李修山说,等到1945年初,他年满18岁,便参加了平度县白沙河第五区队,主要任务就是维护地区治安,并利用袭扰战术打击驻扎在平度县城里的日军小分队。

“那个时候一共有30多个日本兵和许多伪军驻扎在县城,我们经常趁着夜色袭扰敌军。”李修山回忆,当时为了扰乱日军的正常作息,他们经常在夜色掩护下,潜到距离日军驻地100多米远的地方,朝着岗楼上的日本兵开枪。

“能打就打着,打不着就撤退。”每当日军听到外面有枪声,就会吹哨集结,等他们集合完毕,李修山和战友们早已回到区队。经过

一宿折腾,第二天日本兵个个都哈欠连天。

袭扰战术持续了好几个月,虽然没有和日军有过正面交锋,但是这种“打一枪换一个地方”的战术大大挫败了日军士气。

1945年7月,八路军主力部队攻打平度县城,经过一番激战,早已失去战斗力的30多个日本兵丢盔卸甲、仓皇逃窜,驻扎在县城的伪军也不堪一击,缴械投降,平度县城轻松解放。

抗日战争结束后,李修山任平度县白沙河第五区队的一名班长,1946年调到平度海防营后历任副排长、排长。1951年任青岛警备四旅副连长,1952年起任平原县兵役局副局长、助理员。1958年,李修山复员回乡,结束了13年的军旅生涯。

回乡后,李修山带领村民挖沟、打井,吃苦耐劳。1960年,李修山被推荐为片区区长,分管13个村的生产、维稳工作。1971年,他又被调到林业队任队长,一干就是13年,为家乡林业做出了突出贡献。

“遇到困难,他总是第一个冲上去,别人干不了的他抢过来干。”西白沙村现任村书记卢太良对老人的事迹交口称赞。

## 【孙合全】

参军抗日,曾击毙6名日本兵,活捉两名俘虏。  
1943年起为抗日根据地的侦察排站岗放哨,后  
1928年生,现居垦利县胜坨镇东王村。

打倒9个鬼子  
这辈子值了

本报记者 李沙娜

“打倒了9个鬼子,跟战友一起活擒了两个俘虏,这辈子值了。”如今讲起自己的抗战故事,87岁的孙合全仍忍不住热泪盈眶。“比我小一岁的小印,差10天结婚的大圆,都牺牲了。”目睹了战争的残酷,已经五世同堂的孙合全对现在的生活很知足,很珍惜。

“我记得很清楚,我是1943年阳历1月13日入的伍,1945年手脚受了伤,阴历九月到的家。”孙合全说,“我十二三岁的时候,日本侵略者来到东营,到了利津县城,那是我第一次见到穿皮靴、戴钢盔的兵。”

“1942年腊月,清河敌后抗日根据地的侦察排来到村里,就住在我发小刘西九的叔叔家。”孙合全回忆,1943年,他15岁,白天在村头挎着粪篓子转悠,表面上是拾粪,实际上是放哨站岗,“侦察兵偷偷住在村里,晚上去利津县城侦察敌情,最担心奸奸向日本人举报。我在村头什么都能看见,有点风吹草动就赶紧去报信。”

因为提供了不少有价值的情报,即将离村的侦察兵给孙合全写了一封介绍信。“我拿着介绍信到广北九区中队入了伍,从事敌后侦察

工作,就像现在电视里演的敌后武工队。”孙合全说。

17岁时,孙合全学会了用枪,而且枪法很准,凭这个本事,他当上了警卫员。

有一次,他和战友在油郭一带反扫荡,碰上了日军的一个小分队。“鬼子要撤到天津,我们的任务就是打游击,不让他们撤,我打死了一个鬼子。还有一次,在南庄,我和队长碰到了两个喝醉的日军,队长从背后抱住了一个日本兵,这个日本兵急了,马上要弄手雷,我一巴掌打掉了手雷,活擒了两个。”

1945年6月,孙合全在现河的一次枪战中负伤。“当时我们5个人在现河一个百姓家里,被叛徒举报,日军来围剿,我们5个人分头跑,在巷战中我击中了4个鬼子。我和首长继续跑,结果首长中枪了,他怕拖累我要拿起枪自毙,我一把夺过他的手枪,把他藏在水渠里。为了引开鬼子,我就继续往前跑,结果鬼子开枪打中了我的左手和右大腿,我中枪后摔倒,隔着约200米用枪击倒了3个鬼子。”孙合全说,当时多亏鬼子吹响了集结号,没再继续搜索,他才逃过一劫。

养伤期间,他听到了抗战胜利的消息。